

【美国】劳伦斯·桑德斯 著  
郭慎娟 张柏青 译



# 艺术家·情人·私生子

黄河文艺  
出版社



# 艺术家·情人·私生子

---

【美】劳伦斯·桑德斯 著

郭慎娟 张柏青 译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蓝纪先

## 艺术家·情人·私生子

(美) 劳伦斯·桑德斯 著

郭慎娟 张柏青 译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郑州市经五路16号)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25 印张 134 千字

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4 810册

ISBN 7-5400-0093-7 / J·87 定价1.75 元

责任编辑

蓝纪先

封面设计

安 宁

插 图

李伯安

他坐在接待员的工作台边上，倾过身子，看她的项链。

“我见过一座山，真象你的酥胸。”他说。“噢，是格兰德坦斯山。”

“马洛先生！”她咯咯地笑起来。

“你真是个寡妇吗，苏茜？”

“两次。”她说。“死了两个丈夫。”

“怎么死的？死于——精疲力尽？”

他跳下桌子，直起腰来，手紧紧捂在肋骨上。

“好了吗？”她关心地问。“你也许该呆在家里，呆在床上。”

“好主意，”他说，“那我们走吧。”

他在办公室里扬头阔步地走来走去，试着做深呼吸。痛得厉害。

“听说你住院了我很难过，马洛先生。”她说，“希望不是太严重吧。”

“为了吉尼斯的世界记录，我被作了一番体格检查，”

他说，“他们就是不肯相信。那个人在哪儿？”

“他随时都会来的，他知道你今天要来。”

“那么他是很熟悉我妻子的一个人了。我要进他的办公室打个电话。”

“奥斯特里特先生不喜欢别人因私事用他的电话。”

“我知道，苏茜，”托比·马洛说。“他十分下贱，在电梯上放屁。出去的时候我会留给你一角银币的。”

他走进裘里乌斯·奥斯特里特的私人办公室，坐在他的转椅上，脚放在光亮的办公桌上。他打给好莱坞，用一只手按着肋骨。电话响了三下，对方接话了。

“嗨呀，小姐儿，”马洛说，“我也爱你……这是谁？谁？……下注赛马的赌徒？利奥有赛马赌徒登门拜访啦？我知道他百分之十的钱花到那儿去了。骗骗他，好吗……？利奥？嗨呀，小姐儿……我也爱你……利奥，《宇宙》怎么样了？谁得到这个差事啦？……你在骗人！不是鼻子上套差金环的那个家伙吗？……我知道，利奥，可是给了马丁·卢瑟？……好啦，算了。谁演伊莉莎白女王？……听着，利奥，哈里只是没捞到炫耀……我知道他是那么干的，可我说是炫耀，耀……就是法国人说的厚颜无耻……嗯？他也这样？”

朱利叶斯·奥斯特里特大踏步进入办公室，夹着黑色的公文包。愤怒地瞪着他办公桌后面的那个人。

“好吧，利奥，我得走了，车停在人行道旁边。告诉那里的每一个人，我完全健康，准备回去上班了……很好……行啦……我也爱你，小姐儿。”

他挂上电话，也灼灼地瞪着奥斯特里特。

“你往哪里打电话？”律师查问说。

“香港，”马洛回答。“真见鬼，你到哪儿去啦？”

“这么说，我来晚了一会儿，”奥斯特里特说。“我在看匈牙利人游行来着。”

“他们要了多少价？”托比·马洛问。

“你的问题就这么重要，不能先等一会儿？离开我的椅子！”

“朱利叶斯，看在上帝面上，我实际上是个病弱不堪的人了，你要强迫我活动吗？”

奥斯特里特抱怨着拿过一把俱乐部的皮椅子靠在办公桌旁边。

“好吧，”他说，“那么有什么紧急情况？”

“我收到一封讨厌的信，政府来的。”

“什么地方？”

“首都华盛顿。”

“快吧，托比，这封信……信在哪儿？”

“我撕了，嵌在小笛子里啦。国家税务局来的，杂种。他们声称我又欠了税。朱利叶斯，政府用我这一切的钱去干什么呀？”

“联邦调查局……”

“今年我给勒索两次。”

“军队……”

“昨天晚上，一个水手向我提出下流的要求。”

“帮助不发达国家……”

“嗨！上星期日利比亚大使在查提里注意到我的餐桌。告诉你，朱利叶斯，政府挥金如土，而我，生活在贫困中。”

“去年你设法扣除了租金的百分之五十作为公事费用。”

“百分之五十！还不够买伏特加的呢。”

“我跟你说不会有什么作用的，你身体怎么样？”

“很糟。你弟弟今天下午要来——”

“住嘴！”奥斯特里特喊道，扬起一只手。“不要提起那个畜生的名字！对于他，我一个字都不想说！”

“好吧，不说了，镇静点。我发誓我不会提起雅各布·奥斯特里斯的名字了。”

朱利叶斯·奥斯特里特哼了一声。

“这么说，对这封信，我应该怎么办？”

“把欠的税付给他们，托比。这样，政府就可以收买另一个破坏者了。”

“一个破坏者，我倒不在乎。可是第六舰队呢？呵，不管，我要和它斗，让他们带我上法庭好了。”

“你会输的，”朱利叶斯·奥斯特里特说。

“那么我要呼吁，呼吁再呼吁！我要上诉最高法院！”

“那将是某种选票，”律师说，“九成没有结果。”

“不是联邦最高法院，笨蛋，”托比·马洛说。向上苍翻动着眼珠。“是至高无上的法庭。”

办公室外面，接待员说，“你的电话，马洛先生。”

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角银币，压在她的纤手中。

“来钱的地方还有的是，”他悄悄说道。

他去等出租汽车，等了很久。艰难地弯着身子进入后座，觉得很不舒服。

“到哪儿去，老爹？”司机问。

都无济于事了。



## 2

中心公园西部的公寓叫做蒙塔纳，租金便宜，天花板很高，有时电梯上下也挺方便。马洛的住所在顶楼，有四间卧室，三间浴室，密室挺大足可用于幽会。公寓六年没有油漆了，墙壁某些地方已经脱落。

这多洞式的起坐间像是出自玻利维亚人的设计，墙是刷了白粉的塑料，年深日久加之烟熏火燎和讨厌的玩笑已经出现了黄疸。变黑了的光柱交叉辉映在墙上，在高高的天花板上形成棱纹。悬在头顶上的旧式木叶电扇懒洋洋的哼哼唧唧地转动着，艰难地搅动着浓浊的空气。

房子后部是个砖砌的壁炉，大得足够烤一只猎犬；变黄了的大理石壁炉架的上方，挂着托比·马洛一张镶起来的穿戏装的剧照。左边的门通向餐厅、配膳室和厨房。右边的门通门厅和卧室。

壁炉两边是高大的窗户，右边弧形的窗上装有彩色玻璃，有几小格破了，贴着方形的硬纸片，还有一格塞着块破布。窗前座上放着座垫。

这间谷仓般的屋子里的家具又大又破旧；一张长沙发，当初设计得不错，现在凹凸不平，显得陈旧。遮在上面的天鹅绒已经磨损，满是污斑和烟烧的窟窿。椅子到处都是，没有两把是配对的，一看就是来自剧院仓库，暂时使用的一把掉了一条腿，撑在一堆歪歪斜斜的旧剧本手稿上。

桌子是摇摇欲倾的；一个带轮子的酒柜，长沙发前方一个鸡尾酒会的专餐桌，一架旧的竖式钢琴靠墙放着，架子上放的活叶乐谱是《黎明之歌》。

屋里堆满剧院里用的支柱；上了漆的带弯刀的戟，塑料的头盖，魔鬼的面具，放着玻璃珠的大铜盘子，两个演滑稽戏的气囊，皮面撕破了的低音鼓，人造革和橡皮仿制的植物，还有些时髦的东西。到处是镜框镶起来的复制的照片，与马洛一起演戏的不出名的男演员，以及马洛没有同他们一起演过戏的名角。

托比·马洛，穿着破旧的锦缎睡衣，磨掉绒的拖鞋，丝绸宽领带，跪在窗座上，从窗户敞开的部分探出身去，对着小平台上正在抢食的鸽子高声诅咒并拼命挥舞胳膊。雅各布·奥斯特里特医生正在长餐桌那里重新打点黑色旅行包。布兰奇——马洛的女仆、管家、厨娘和侍卫长正对起居室的“旧货店”弹去灰尘、拉平床单做些无用的动作。

“叫那湿帐东西滚开！”马洛叫喊着“去！打它！”他摇晃着胳膊，咕哝着。然后关上窗，回到屋里。“该死的鸟！它们生病了，是吧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奥斯特里特医生说。“我从来没给鸽子治过病。”

“聪明的驴子，”马洛说。“在这幢房子里我开尽了玩

笑。几小时以前我看见你兄弟，他说——”

雅克布·奥斯特里特手向前一伸。

“别说了！”他喊道。“别提那个家伙的名字！”

“朱利叶斯·奥斯特里特？”马洛天真地说，“好名字。琅琅上口。”

雅各布医生叫道：“一个披着人皮的狼！”

马洛大笑。“你们两个叫我想起圣经上的那一对，你知道……”

“凯恩和艾贝尔？”医生问。

“不要提示我，伙计，”马洛说。“我想到的是索德姆和戈莫拉。”他抓抓肋骨和胃。“耶稣基督，杰克，你怎么搞的——在绷带下面撒了刺痒粉？”

“那是伤口痊愈了。”

“痊愈？你胡扯什么。它看上去象小丑的嘴。”

雅克布医生啪一声关上箱子，将黑色圆礼帽戴在梨形的头顶上。但他唠唠叨叨，似乎是勉强离开的。他是个矮胖子，加上鞋后跟刚到五尺四寸，说话的时候，仰起他那丰满的下巴，跷起脚趾头，他以为这会给他一种严肃的权威的气派。但柔和而富有怜悯的声音常常给他漏了底，因为解剖青蛙的时候哭出来，他差一点被踢出医学会。

“托比，”他温和地说，“我必须给你谈谈。”

“那就谈吧。”

雅各布医生耿耿布兰奇，她正愁眉苦脸地在掸去纸型猫头鹰身上的灰。

“单独的，”他说。

布兰奇朝厨房门走去。

“霍西，”马洛说，“你再走一步，我就用冰棍子刮你一家伙。杰克，无论你想说什么，当着布兰奇的面说好了。三十年啦，我对她没有保守过任何秘密，现在也不准备保守。”

医生耸耸肩。“好吧。托比，你出血有多久了？”

“一生，”马洛说。

“别给我来那套花花公子的台词儿，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，多久啦？”

“有几年啦。”

“几年？”

“四年、五年，差不多吧。”

“出血五年，不来找我看看？”

“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，”马洛说。

“更重要的？”杰克医生震惊了。“什么事？告诉我什么事？”

“开始的时候，我想去找你看看的，但那时，我接受了扮演《白痴》主角的任务。”

“对你再合适没有的角色。”布兰奇说。

马洛倏地转向她。

“说对了！”他嚷道。“杰克，你听见她说的吗？实际上真是说对了！亲爱的，这个月，在你的报告卡片上，你得到一颗银星啦。”

“那么，只因为你得到一个合适工作，就没有来找我看病？”

马洛在屋里走来走去，拾起什么东西，仔细看了一下，又扔下了。

“《白痴》”他逗趣说。“我演得好极了，但在波士顿，第一个星期就停演了，布景真糟糕。是我生活的故事。当我大限来到的时候，我愿意被带到那里去，他们可以在我的墓志铭上这样写：他在波士顿停演了。”

奥斯特里特医生厌烦地摇摇头。

“你就不能严肃一分钟吗？”

“不能。”托比·马洛说。

“好吧，这可是严肃的事儿。是恶性的，托比。原发在结肠，已向胰腺扩散。他们打开看了看就缝起来了。托比，当时我在那里。无能为力了。”

沉默。三个人陷入难堪的戏剧场面中。杰克和布兰奇注视着马洛。马洛慢慢地闭起眼睛。只有头顶上电扇的可笑的“呼呼”声清晰可闻。这个瞬间在延续，在膨胀……托比睁开眼睛，他不愧是一个有经验的演员，不会让舞台冷场出现尴尬的局面。

“幕间休息就到这里，”他说，“无能为力了吗，杰克？那可太漂亮了。”

“漂亮？”布兰奇说，“我有二十年没听到这个词儿啦。”

“当然，你没听到，”马洛说，“因为这二十年里没有一件漂亮的事儿，所以，我就要摆脱尘世的烦恼了——对吗，杰克？”

奥斯特里特摆了一下手。

“是的，”他说，声音变了。“我很难过，托比。”

“见鬼去吧，”马洛说，又开始走来走去，布兰奇则继续心不在焉地掸着灰。

“我还有多久，杰克？”

医生耸耸肩。“顶多六个月。”

“很痛苦吗？”马洛问。

“是的，很痛苦。但我们可以帮助控制它，你想再住院吗？”

“绝不想！那些护士全长着胡子。我就呆在这里，把每个人都逼到绝境。甚至那六个月不到期我就可以把自己折腾死了。”

“这我一点也不奇怪，”奥斯特里特说。你想另找个大夫看看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见鬼！我相信你。手持长刀的恶棍们是好人，对吗？”

“对，他们是好人。没有出路了，托比。”

“从来就没有！有过吗？好了，杰克，最好在这六个月之内把你的帐单送来。”

奥斯特里特医生摘下角质架的眼镜，用心地用手帕拭擦，头仍然低垂着，迅速地擦了下眼睛。

“到明天我就停下工作，托比，再和你谈谈——期待的事情。”

“我知道期待什么。”

医生朝门口移动，耷拉着肩膀。他又停住，转过身来。

“托比，你和伊文思小姐说了吗？”

“巴巴拉？当然，昨天夜里我同她说了，每夜都说。她实际上就住在这里。怎么？”

“她告诉你了吗？”

“告诉我什么？”

“我倒希望她告诉你了。”

“告诉我什么？该死？这都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要让她告诉你。”

“唉，振作一下你自己吧。杰克……很痛苦吗？”

“是的，很痛苦。”

“除了痛苦，饥饿和贫困，我什么都能忍受。”

布兰奇说，“这才使你与众不同哪。”

“看见了吗，杰克？”托比说，“她从来不说聪明的话。我演了一百出起居室的喜剧了，每一出里面，女仆都滑稽得要得命，可我找了个什么样的？一辈子扮演贵妇人麦克佩斯的女仆。”

“我不是你的女仆。”

“那你是什么？”

“你的管家。”

“不坏，”马洛承认道，“又一颗银星。”

“这些药丸，每三小时吃一次，”医生说，“托比，不要喝酒，不要吸烟，不要做爱。可以用海绵擦澡。”

“听着，布兰奇，”马洛说，“也许不给你银星了，代之以允许你给我海绵擦澡。”

“不，谢谢，”她说，“我以前见过你裸体了，两个杨梅，一个笨家伙。”

“你瞧，杰克，”马洛说，“狼知道你要死了，马上就逼过来了。”

医生悲哀地摇摇头，穿过门厅的门走了。他一走，托比便冲向酒柜车，倒了两杯威士忌，递给布兰奇一杯，自己的放在鸡尾酒餐桌上。

然后从外衣胸部口袋里拿出一支粗大的雪茄，剥下包烟的玻璃纸，扔在地上，从桌上的火柴盒里抽出一根火柴，高高举起——一尊冷漠的自由女神像。天花板上电扇的叶片转过来擦着了火柴头，托比点上雪茄，摇灭了火柴，扔在地板上。

他谨慎地弯下身子拿起长沙发上的威士忌。布兰奇走过来站在他面前。他们举杯默默祝酒，贪婪地大口喝着。马洛深深吸了一口雪茄，然后吐出一连串完好的烟圈儿。他把雪茄递给布兰奇，布兰奇愉快地喷出一口烟雾，把烟还给他。

她出身于一个内布拉斯加州的农民家庭，一看就是，个子高大，显示着肌肉的力量，带有妓院保镖的那种挑衅姿态。她身高一米七九，体重八十多公斤，铁骨铮铮，虎背熊腰，胸脯令人望而生畏；金属丝般的灰发紧紧梳向后面，用一根少女的红缎带扎起来。她快60岁了，相貌粗老笨壮，带男性味儿，高头大马似的。但脸上没有皱纹，桃子般的肤色，甚至有金黄色的汗毛。刚才一大口威士忌使她不仅满面红光，赤裸的胳膊也红了，大概整个健壮的身体也一样。

“杰克说过不准喝酒，不准吸烟。”她提醒马洛。

“还有不准做爱。”他首肯说。“但是要死就无所谓了。”

她又呷了一口威士忌，从杯子上方望着他。他们的目光汇合了，沉默地对视了良久。

“怕吗？”她温柔地问。

他深吸一口气。“‘各演各的角色，各有各的全盛时期，嗨！我说，世界很不错。’知道这是谁写的吗？”

“莎士比亚？”



“耶稣基督！布兰奇，他不是什么都写的！不，不是他写的。我忘了究竟是谁写的了。我的记忆是洗衣店里的口袋，装满了别人的话。晚饭吃什么？”

“炖羊羔肉。”她说。

“又是这个？”

“什么叫‘又是’？”她生气地质问。“我们已经一个月没吃炖羊羔肉了。”

“这就是我说‘又是’的意思吗？”

她哼了一声，喝干了她的酒。自己从酒车上又倒了一些。他伸出自己的空杯，带着令人怜悯的恳求的神情，这使她笑起来，也给他倒上一些。

“托比，你要我对此保持沉默吗？”

“炖羊羔肉？是的，我不及你那样以它为自豪，可是，我想——”

“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，”她说。“杰克说的事，你要对别人讲吗？”

他凝视着她，惊呆了……

“你那可怜的……可怜的脑袋瓜出毛病了吗？我当然要对别人讲，你绝不会以为我会在高尚的沉默中受苦吧？听着，亲爱的，这是五年中我最能发挥演技的角色，我要全力以赴，我要优美动人地表现出全部绝妙的演技，一切的轻佻，肆意的欢娱，会把人们该死的心揪出来。因为你会知道我的内心深处正在受苦，我要大部分用手势来表达：小小的有节制的约翰·吉尔古德动作，这会传达出我难以忍受的剧痛。上帝呵，这将是怎样的一出节目！我多么希望评论家能够捕捉住它，我简直等不及开场了。”